

滄海叢刊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杜維運 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先秦、
兩漢的史學，
與西方希臘、
羅馬的史學，
是兩個不同文化下的產品，
在同一時間，
出現於不同的地區，
有其異亦有其同。
本書從史學的起源、
史學原理的創獲與史學著述的成績等方面，
詳作比較。



中國早期出現的史學著述，
基礎深厚，
範圍廣闊，
意境神遠，
尤為壯觀。
西方古代在問題的追跡與闡釋上，
甚為精到，
非中國所能企及。
比較二者，
進而會通融合，
學術盛事，
孰大於此？





滄
海
叢
刊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杜 維 運 著

1 9 8 8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作者 杜維運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號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編號 E60017

基本定價 貳元捌角玖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謹以此書獻給

劉壽民師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序

中國與西方，在上古時代，是兩個相距遙遠、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異的環境，差不多在同時各創出燦爛的文化，像是中國先秦的聖哲，與希臘哲學家在作智慧競賽，幾疑兩漢帝國與羅馬帝國互相對峙。如果沒有幾分浪漫的情懷，是很難相信其真實的。隨著文化的燦爛，中西史學競出其間。人類歷史上極為珍貴的史學，不約而同的出現於世界的兩端，各顯神采，互有成就，其精闢處，令人心折，其歧異處，耐人深思。將兩者互作比較，無異學術的探險，也有詩意的享受。維運治學，好作比較，尤嗜史學，很多年來，就有比較中西古代史學的奇想。惟以學力所限，戰兢恐懼之情，與時俱增。文字上的隔閡，無法從原始的希臘文、拉丁文，進窺西方古代史學的精髓，而僅能自英譯作品彷彿其神似，是極為遺憾的。西方近代史學家的研究，變成最主要的根據，如比瑞

(J. B. Bury, 1861-1927)、柯林吾 (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白特費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1901-1979)、蒙彌葛廉諾 (Arnaldo Momigliano, 1908-)、葛蘭特 (Michael Grant, 1914-)、芬利 (M. I. Finley) 諸家之說，皆屢屢引及。沒有這些根據，雖一字之微，不敢妄參末議。中國方面，則傾能力所及，遍閱先秦兩漢現存的載籍，期見中國古代史學的全貌。能否探幽抉微，不敢預期。平心以論中西古代史學，駢列而比觀之，進而會通，則是微望。

維運治史，本限於國史，得窺西史門徑，皆恩師劉壽民（崇鉉）教授之教。三十年前，壽民師在臺大歷史系開「西洋史學名著選讀」一課，詳細評述奈芬司 (Allan Nevins, 1890-1971) 《歷史入門》(The Gateway to History) 一書，以致西方史學的美富，初現眼簾。今

壽民師歲登九十，仁者有壽，願獻此書，以答師恩於萬一。

學友張春樹、汪榮祖、邢義田、黃進興諸兄，對此書皆有貢獻。榮祖兄治史與我興趣相同，幾十年魚

雁不絕，勉我瘁力比較中西史學的大業，並不時以論西方史學的新書相贈。義田兄治兩漢史與羅馬史，於留學夏威夷大學之際，時時長函討論中西古代史學比較的問題。進興兄嗜西史如命，當負笈哈佛大學之日，凡遇史學新書出版，必不惜重資，購以相送。春樹兄是同年老友，相見之時，把酒論學，分別之日，書信抒懷。近以瑟特斯 (John von Setters) 新書《歷史探索——古代世界的史學與聖經史的起源》(*In Search of History —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 相贈，此書與拙著關係密切，而維運竟不知其存在，遺憾曷似！書此誌愧，並謝老友雅意。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自序於聽濤樓



杜維運，山東省嘉祥縣人，民國十七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畢業，英國劍橋大學進修，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教授及客座研究教授，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史學方法論、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清代史學與史家、趙翼傳、學術與世變、聽濤集等書。

※ 內容簡介 ※

中國先秦、兩漢的史學，與西方希臘、羅馬的史學，是兩個不同文化下的產品，在同一時間，出現於不同的地區，有其異亦有其同。本書從史學的起源、史學原理的創獲與史學著述的成績等方面，詳作比較。初步得到的結論，中國古代史學，領先西方古代史學。研究史學的起源，從中國最能得到令人興奮的發現；中國極早創獲了紀實、闕疑、求真、懷疑等重要的史學原理；中國早期出現的史學著述，基礎深厚，範圍廣闊，意境神遠，尤為壯觀。西方古代同樣創獲了紀實、求真、懷疑的史學原理，而闕疑的原理，則未觸及；其史學著述，以口頭傳說為材料淵藪，基礎未見深厚，範圍與意境，遂受限制；惟在問題的追蹤與闡釋上，甚為精到，非中國所能企及。比較二者，進而會通融合，學術盛事，孰大於此？

1952/11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目 次

序

第一章 概 論	1
---------------	---

第二章 史學的起源比較	9
-------------------	---

第三章 史學原理的創獲比較	31
---------------------	----

（一）紀實	31
-------------	----

（二）闕疑	41
-------------	----

（三）求真	45
-------------	----

（四）懷疑	50
-------------	----

第四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上）	55
------------------------	----

（一）史學著述的材料	59
------------------	----

第五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中）	79
（二）史學著述的範圍與內容	79
第六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下）	117
（三）史學著述的精神境界	117
第七章 餘 論	129
參考書目	139
中文索引	153
英文索引	159

第一章 概 論

有歷史發生成長的地區，不一定有史學。埃及、印度、巴比倫都是文明古國，而無史學可言^①。由悠久的歷史，蔚為綿延不絕的史學，在人類文化史上，是極為值得珍視的一種發展。中國自上古以來，史學賡續發展，兩千餘年，未嘗一日中絕，其餘力復開闢鄰近國家的史學，如日本、韓國、

① 沈剛伯師於〈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一文云：

「古代的民族，像埃及、蘇米爾人、巴比倫、亞述、希伯來人與波斯等，他們統統留下了各種不少的文字記錄；但這些都只是他們的歷史記錄，而不能說是他們的史學。在古代，有史學的只有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希臘。」（收入《沈剛伯先生文集》，中央日報出版，民國七十一年初版；原載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徵信新聞》）。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History*, 1981, p. 208:

“Some countries and civilizations, of which Ind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d not previously have what we should today call a historiography.”

越南等國，其史學無一不深受中國史學的影響^②。西方世界，自希臘時代起，經過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而至近代，史學發展成一門燦爛的學問，德、意、英、法、美等國的史學，都是屬於此一史學系統。舉世史學，最值稱道謳歌者，不出此兩大系統。所以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應是世界史學的最大遺產^③。

世界兩大系統的中西史學，是中西不同文化下的產品，相去絕遠，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不通聲息。以中國方面而言，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史學自關蹊徑，不受西方史學任何激盪。中國史學也未曾輸入西土^④。比較相去絕遠的中西史學，所遭遇的困難與所引起的附會，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東方學者能從西方史學獲得啓示，那麼西方學者非到他瞭解了東方，將永不能領悟到重要問題的神奧處。一旦我們試着超越我們自己的思想界，等量齊觀地看中西兩大史學

② 詳見朱雲影〈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一文（原載《大陸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九、十、十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五至六月）。

③ 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之外，世界上自有其他的史學，如阿拉伯史學即爲其一，但皆難與中西史學分庭抗禮。

④ 詳見拙文〈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原載《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三期，民國六十五年五月）。惟該文斷定西方史學的輸入，大致在清政權即將結束的十餘年間。近來則覺時間稍微移前較妥。

系統，主要的分歧，便暴露無遺。此兩文化對歷史與傳統皆有其可怕的成見；兩者歷史精神太不相同，兩者思想系統（太不相同的系統）太複雜。」^⑤一位西方學者如此說，不是過份誇張的。所以贊成與反對比擬中西史學的言論，甚為龐雜。有人既說：「中國豐富的史籍，像是備官僚偶然的參考，而不是較廣大羣衆的普通讀物。我時常懷疑，當西方史學脫離蘭克（**Ranke**）的一些健全的指導時，是否不走此同一的路線？這裡或許是一個更進一步的原因，為什麼西方學者應該審查東方。研究東方學問的人可能不原諒我，但是如

-
- ⑤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in *Listener*, 21 September, 1961:

“But if the oriental student may gain hints from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Western student can never learn the profundity of the problems that he has to face until he acquaints himself with the East. It is when we try to transcend our own circle of ideas, and see, standing side by side, the two great system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that the basic issues become apparent.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are remarkable for their tremendous preoccupation with history and tradition: yet two vastly different historical mentalities are involved, and two complicated systems (vastly different systems) of ideas.”

果我說西方學者必須注意中國僅爲了習知史學如何可能走錯路就好了，他們將瞭解我。」^⑥ 後來又說：「當歷史寫作形成其傳統的悠長時期中，中國與西方隔絕，完全獨立發展，以致臻於『褊狹』的極端。同樣的原因，在西方史學的發展之中，中國的作品不是因素。不過，這一些都不能使中國的成就絲毫對我們不重要。欲將歷史寫作的興起與人類早期的信仰連接起來，與民族的歷史經驗連結起來，此爲可作比較基礎的一例，而使討論到達較深的水準。」^⑦ 「將中國與歐洲

⑥ *Ibid.* :

“In all its copiousness, it seemed intended more for a bureaucrat to refer to on special occasions than as general reading for a wider public. I sometimes wonder whether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s it breaks away from some of the healthy teaching of Ranke, is not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Here it perhaps a further reason why the Western student should examine the East. Orientalists may not forgive me, but they will understand me, if I say that the Western student ought to look to China if only in order to learn how historical scholarship may go wrong.”

⑦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History*, p. 139:

“During the long period in which the tradition of its historical writing was taking shape, China was so cut off from the West that it took an entirely independent course, achieving the extreme of what

的自然科學與史學放在一起作比較，在世界史的研究上，是適當的起點。雖然此兩傳統在起源與成長方面各自獨立，彼此並非隔離到無法溝通。如果西方人可略去中國史學的一些纖細，他也可以承認其優美部分。嘗試窺見此兩系統之間的不同，可以讓我們洞察到『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特質，並可察及文化比較研究的內涵。」^⑤ 前者認為中國

(續) we call 'insularity'.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productions of the Chinese are not a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Yet all this does not make the Chinese achievement a whit less important to us. Those who try to relate the ris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o men's early beliefs, and to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of the nations concerned, will find in this example a basis for comparisons which carry the argument to a deeper level. In such a matter it is possible that one can never properly envisage one's own tradition until one has found another with which to mak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⑧ *Ibid.* :

"A comparison of either the natural science 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with that of Europe is an appropriate starting-point for this kind of investigation. Though the two traditions are independent in both their origin and their growth, they are not so locked away from one another as to be incapable of intercommunication. If the

史學走錯了路，西方無法從中國史學得到好處，與西方史學作比較研究，自然沒有必要了；後者則完全承認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並認為是世界史研究的起點。一人的言論，而前後不侔如此。其他絕對贊成或完全反對者，自紛紛出於其間了。

「歷史探索(historical investigation)攫獲新義，幾乎經常靠與其他時代互作比較（主要與我們自己的時代比較），與其他地區互作比較（主要與外國地區比較）。」^⑨ 比較方法在歷史研究上所發生的重大作用，不容否認。中西史學分途發展兩千餘年，有其絕相殊異處，亦有其遙相吻合處。其

(續) Westerner may miss some of the subtletie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e can also recognise some of its beauties. An attempt to see what lie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may give us a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a glimpse of what is involved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 ⑨ M. M. Postan, *Fact and Relevance*, Essays on Historical Method, 1971, p. 20:

"Wherever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makes an appeal to intelligence, there is almost always an implied comparison with some other epoch, mostly our own, and an implied comparison with other places, mostly foreign."